



內蒙古现代汉语方言

王辅政 喜蕾/著



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万 喜
装帧设计/赵秀琴

ISBN 7-105-03446-7



9 787105 034468 >

ISBN 7-105-03446-7/H · 109
(汉33) 定价: 15.00元

H112.2
1001

喜 凡：舞融升黄
琴表法：书班融琴

献媛 (CIP) 目融融查许国

内蒙古现代汉语方言

王辅政 喜 蕾

第一章 内蒙古方言概述	13
第一节 内蒙古方言的类属与划分	19
第二节 内蒙古方言的分区	25
第三节 内蒙古方言的分区	33
第四节 内蒙古方言的分区	42
第五节 内蒙古方言的分区	48
第六节 内蒙古方言的分区	59
第七节 内蒙古方言的分区	65
第八节 内蒙古方言的分区	72
第九节 内蒙古方言的分区	83

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万 喜

装帧设计：赵秀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内蒙古现代汉语方言/王辅政, 喜蕾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9.5

ISBN 7-105-03446-7

I. 内… II. ①王…②喜… III. 西北方言-研究-内蒙古
IV. H1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0909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北京奇达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75 字数: 165 千字

印数: 0001—800 册 定价: 15.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 64212794;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目 录

上篇 综 论

第一章 普通话与现代汉语方言	3
第一节 普通话同现代汉语方言的联系与区别	4
第二节 现代汉语方言研究与辨正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	9
第三节 现代汉语方言研究与辨正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	13
第二章 内蒙古方言概述	19
第一节 内蒙古方言的类属与划分	19
第二节 内蒙古现代汉语方言的主要特点	21
第三节 内蒙古现代汉语方言特点的形成、演变和发展的 主要原因	25

中篇 内蒙古西部区现代汉语方言

第一章 内蒙古西部区现代汉语方言	39
第一节 内蒙古西部区方言声母	42
第二节 内蒙古西部区方言韵母	48
第三节 内蒙古西部区方言声调	59
第四节 内蒙古西部区方言语调	65
第五节 内蒙古西部区方言语流音变	72
第二章 内蒙古西部区现代汉语方言词汇和语法	93

第一节 内蒙古西部区方言词汇同普通话词汇的主要区别	93
第二节 内蒙古西部区方言语法	129

下篇 内蒙古东部区现代汉语方言

第一章 内蒙古东部区现代汉语方言	133
第一节 内蒙古东部区方言声母	134
第二节 内蒙古东部区方言韵母	143
第三节 内蒙古东部区方言声调	148
第四节 内蒙古东部区方言语流音变	152
第五节 内蒙古东部区方言语调	157
第二章 内蒙古东部区现代汉语方言词汇	161
第一节 内蒙古东部区方言词汇同普通话词汇的主要区别	161
第二节 内蒙古东部区方言的词汇构成	165
参考书举要	205
后 记	206

上 篇

综 论

语言是人类社会的必然产物，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文明成果和交际工具，作为人类社会文明的主要载体和重要标志之一，它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并以自身的发展规律而演变。在复杂而多元的社会背景和不同的时空坐标中，语言总是或显或隐地进行着趋同——分化——趋同的演进运动。语言的趋同，其结果必然是民族或地区范围内通用语（标准语）的形成；而语言的分化则必然带来方言的产生。就普通语和方言作为相互对立、相互依存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语言现象，既是语言发展规律的具体体现，又是语言发展的阶段结果。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外乎此。

汉语是收藏丰富的主体语言之一。在漫长的发展与演化过程中，经历过许许多多次的分化与融合，发展到今天的现代汉语，形成了以普通话为主导、诸多不同层面方言并存的现状。

普通话的出现是汉语发展到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文明成果，也是汉语重大的、历史的进步之一。而普通话的逐步推广与普及，则是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特定选择。它不仅表明了自本世纪初白话运动以来汉语的发展现实和演进轨迹，也预示了在可预见的将来乃至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汉语的主体

第一章 普通话与 现代汉语方言

语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交流工具。作为人类社会文明的主要载体和重要标志之一，它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并以自身的发展规律而演变。在漫长而复杂的社会背景和不同的时空坐标中，语言总是或急或缓地进行着趋同——分化——趋同的演进运动。语言的趋同，其结果必然是民族或地区规范通用语（标准语）的形成；而语言的分化则必然带来方言的产生。规范通用语和方言作为相互对立、相互依存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语言现象，既是语言发展趋势的具体体现，又是语言发展的阶段结果，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外于此。

汉语是汉藏语系的主体语支之一。在漫长的发展与演化历程中，经历过许多多次的分化与融合，发展到今天的现代汉语，形成了以普通话为主导、诸多不同层面方言并存的现时状态。

普通话的出现是汉语发展到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文明成果，也是汉语重大的、历史的进步之一。而普通话的逐步推广与普及，则是现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特定选择。它不仅表明了自本世纪初白话运动以来汉语的发展现实和演进轨迹，也预示了在可预见的将来乃至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汉语的主体

发展趋势。

同普通话密切相关但发展趋势又恰好相反的是现代汉语方言，同现代汉民族的标准语——普通话相比，其情况要比普通话复杂得多。研究成果表明，现代汉语方言有八大方言区，即北方方言区、吴方言区、湘方言区、赣方言区、粤方言区、闽北方言区、闽南方言区和客家方言区。不仅如此，每个大方言区又由若干不同层次的次方言区、小方言区以及具体方言点等组成。由于现代汉语方言的构成十分复杂，使得普通话与各方言之间的关系和相互间的影响也变得错综复杂，因此，从发展的角度看，方言的研究就极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一节 普通话同现代汉语方言的联系与区别

所谓普通话，是指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通用标准语。不仅如此，从普通话的应用实际看，它也是一种使用范围广泛、影响很大的族际通用语。

这里所说的现代汉语方言，主要是指区别于普通话、在特定区域内所流行的各种现代汉语地方语言。

普通话和现代汉语方言都是汉语的子语，是汉语发展过程中同化与分化的直接结果。也就是说，普通话和各种现代汉语方言是源于同一母体（汉语）的不同的语言分支或语脉。因此，普通话同现代汉语方言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这种密切关系通常以三种方式表现出来：一是二者之间的正面支持关系。作为同一母体所派生的分

支语言，普通话和现代汉语方言在语法、词汇和语音三大要素上都有着相当程度的同一性和统一性，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同一语系的同种语言。这种同一性和统一性在语法上表现得最为鲜明，词汇次之，语音又次。因此，建立在同一性和统一性基础上的普通话和现代汉语方言，二者之间的正面支持关系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许多方言词汇被普通话直接吸收而成为普通话的基本词汇，象“聊天儿”“胡同”“大爷”“大款”“打的”等等均属此类。事实上，普通话就是以现代汉语方言为发展前提和发展基础，在不断汲取现代汉语方言丰富的营养的同时，不断优化和完善自己，逐步确立现代汉语的典范和代表地位的。另一方面，普通话在发挥民族通用语和族际通用语的职能时，也给予了现代汉语方言以强有力的支持。语法、词汇自不必说，即便是差异最大的语音也表现得十分突出。

二是两者之间的对立制约关系。尽管普通话和现代汉语方言存在着同一性和统一性，但就语言的发展趋势而言，两者又是一种相互对立、相互制约的关系。因为普通话的发展趋势是趋同，而现代汉语方言的发展趋势则是分化，这就形成了二者之间的对立关系。这种对立关系通常表现为一种发展上的制约关系。也就是说，在普通话和汉语方言向外扩散和相互渗透时，总会遇到对方有意无意的抵制和对抗。一方面，普通话作为规范民族通用语必然会强烈排斥不规范的方言，否则就无法维持其规范性和典范性。另一方面，由于环境、教育、习俗、公众心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方言对普通话也会自觉不自觉地进行排斥。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在相对闭塞落后的农村、牧区，一些受过培训、普通话具备一定水平的中小学教师迫于环境的压力而不敢使用普通话进行教学的现象，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三是二者之间的互相转化关系。任何一种语言的标准语同方言之间都存在着一定条件下的转化关系。比如说，在特定条件下，某种方言范围扩大、作用加强、地位提升，逐渐或迅速成为通用语，并在自觉优化和完善的基础上发展成为该语种的标准语。同样，一种标准语也会因为外部条件的变化而转化为方言。普通话的出现及其标准语地位的确立就是在本世纪特定的历史环境和语言背景下方言转化的结果。因为普通话的主体词汇来源于北方方言，语音则是北方方言区的北京方音。因此，普通话实际上就是北方方言的提升和转化。这是就标准语和方言之间的宏观转化关系而言。事实上，普通话和现代汉语方言之间的相互转化更多的是词汇和语音上的微观转化。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不仅更加紧密，交往范围也不断扩大，这就势必带来普通话的普及和方言的扩散，其结果也就必然会形成普通话和现代汉语方言的相互融合、相互吸收，并在此基础上互相转化，即方言普通话化，普通话方言化。方言同普通话互相转化的结果，往往是以部分乃至全部失去自身的特质为代价的。比如，“买东西”一词，源出于西北次方言区的古代西安，进入现代汉语的普通话后，尽管语法结构和词义没有发生变化，但语音却发生重大变化——失去方言本调而按照普通话的语音规范呼读。再如，普通话中的“手机”（手提电话）一词，在粤语方言中叫做“大哥大”，而内蒙古西部方言则更在此基础上戏称为“大圪蛋”，除了词义之外，几乎完全方言化。

普通话与现代汉语方言这种密切而复杂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汉语自身发展规律在外部环境作用下的具体体现。这种既对立又统一、既排斥又兼容的复杂关系，不仅揭示出汉语发展的辩证规律，也揭示了普通话与现代汉语方言同历史背景、现实

环境等外部发展条件之间的内在联系。

尽管普通话与现代汉语方言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但是并不等于两者没有差异。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观察还是从现实的角度分析，二者的区别都十分明显：

就普通话和现代汉语方言的构成要素而言：首先，普通话的语法来源于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有严格的规范；现代汉语方言的语法虽然也主要依据现代白话文著作，但在局部的语法运用上却因地而异。比如，表示某种东西在某个地点时，普通话通常是用表示存在的介词“在”同表示地点的名词或方位名词构成介宾短语来表示，如“电话在桌子上”。在这个特定的具体的语言环境里，“在”是最能表述其语法功能的介词，不能用其它介词来替代，而赤峰方言却可以说成“从桌子上”。其次，普通话的词汇，其主体是北方方言区的通用语汇，具有程度很高的广泛性和代表性；而现代汉语的方言词汇却大都是局部区域内流行的语汇，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独特性。但就方言词汇的总量和方言词汇的构成而言，却远比普通话词汇丰富得多、复杂得多。即便是北方方言区内部，普通话词汇与局部方言词汇有时也有巨大差异。比如，普通话中的“墙角”“角落”，东北方言叫“杌见”，西北方言则称之为“圪楞楞”。第三，普通话的语音定位于北京话的主体语音，主要由21个声母，38个韵母和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种声调以及相应的语气、语调和语流音变等语音要素构成，具有表现丰富、纯正、和谐、优美、易学易用等特点；然而，与之相对的现代汉语方言的语音状况却十分复杂。两者的差别不仅远比语法上的差别大，也比词汇的差别大，几乎可以说是不啻天壤。

就普通话和现代汉语方言的社会功能而言：方言是在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语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区域交际用语，只在特

定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具有封闭性和保守性。现代汉语方言虽然早已摆脱氏族或部落语的社会属性和特征，但其区域性、封闭性和保守性却是一脉相承的，社会功能也是一致的。普通话则是在现代汉民族语言共性基础上，以北方汉民族语言为推广前提的全区域乃至超区域、全民族乃至超民族的通用交际用语，具有开放性、公共性和代表性。

就普通话和现代汉语方言的适用范围及影响力而言：现代汉语方言是特定区域内的流行语，传播范围有特定的界限，因而影响面窄、影响力小；普通话则是超区域甚至超民族的通用语，因而应用广泛、影响巨大。

就普通话和现代汉语方言出现的时间而言：现代汉语方言出现的时间早，普通话出现的时间晚。现代汉语方言的前身是早在古代就已同书面语言分化而盛行于民间的白话语言。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元明清三朝六个多世纪的历史时期内，北京一直作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对全国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和影响。语言也不例外。事实上，唐、宋以来，元、明以后，经过有清一代的丰富发展，进入现代以后的北方白话汉语方言已经十分成熟和发达，并对全国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因此，现代汉语方言只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普通话则不然。普通话的真正形成是在本世纪初的二三十年代，是白话运动的直接产物。这场具有巨大历史意义、里程碑式的语言文化变革，不仅彻底实现了书面语言同口头语言的统一，还造就了具有强大生命力、影响广泛、意义深远的现代汉民族通用标准语。此后，普通话在不断地发展与完善中，逐渐确立了其“官话”地位，直至被新中国以最高大法（宪法）的形式加以肯定和推广。

就普通话和现代汉语方言的文化地位而言：如前所述，普通话自它诞生以来，就逐渐成为约定俗成的“官话”。新中国成

立后，更是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地确立了其现代汉语的核心地位和主导地位。这是任何一种现代汉语方言所无法比拟的。

就普通话和现代汉语方言的发展倾向而言：方言是语言分化的结果，其生命力必将会越来越弱；普通话则是语言趋同的结果，其生命力随着社会的发展将会越来越强。

思考题：

1. 谈谈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
2. 理论联系实际，谈一谈普通话同现代汉语方言的区别。

第二节 现代汉语方言研究与辨正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

方言的研究与辨正是现代语言学的重要课题之一，也是现代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和社会生活不可避免的现实内容之一，因此，不仅有很强的理论价值，更具现实意义。现代汉语方言的研究与辨正同样如此。

一、现代汉语方言的研究与辨正，对现代汉语理论体系的丰富、完善和发展有着直接而重要的作用。

现代汉语发展到今天，其语法体系已经相当发达和完备，并且将会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保持高度的稳定状态。而现代汉语的词汇系统和语音系统却远非如此。所以这样，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方言词汇和方音的大量存在与纷纭复杂，并且处在不断的发展与演化状态之中。因此，现代汉语方言的研究与辨正对于实现现代汉语理论体系的科学、规范和完美具有重要意义。

二、现代汉语方言的研究与辨正有利于更好地普及和提高普通话。

如前所述，普通话是在汉语方言基础上经趋同化发展而来的民族通用语和标准语，是各地汉语方言的优化和代表。随着方言向普通话的过渡，普通话的普及也在不断提高。也就是说，普通话普及的过程同方言的普通话过程是同步的。所以，了解方言对于更好地了解和精确地掌握普通话是十分必要的。现代汉语的发展实践证明，普通话的语音尽管规定为北京语音，但在普通话的语音实际中，并非所有的普通话发音都是地地道道的北京语音，均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方音色彩；同样，普通话的词汇构成也并非仅指北方话，因其来源更加广泛，其地方化色彩也就更加强烈浓郁；虽然在语法上方言和普通话的差异没有前两者那么大，但不能忽视的一点是，这是近几百年以来白话文学和“官话”尤其是典范的现代白话文长期影响的结果。因此，在方言同化和普通话普及的双向流程中，以普通话为主导的普通话和方言之间的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就成为研究、了解、掌握、普及并提高普通话的不可避免的现实需要。而这一点对于口语交流尤其重要。

三、现代汉语方言的研究与辨正有利于针对性地进行语言教学。

推广普通话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文化政策，1982年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指出：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在推广普及普通话的各种渠道中，毫无疑问，学校教育是当之无愧的核心渠道。为此，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学校应当推广使用全国通用普通话。在学校教育中，普

通话的正面培训固然重要，但有针对性的方言辨正教学更为重要。因此，现代汉语方言的研究与辨正是普通话教学不可或缺的辅助手段。

四、现代汉语方言的研究与辨正有利于丰富语言素材、提高语言理论水平和语言驾驭能力。

对于语言工作者和广大教师来说，了解方言、研究方言、掌握方言，对丰富自身的语言知识、提高语言理论水平和语言驾驭能力，更好的服务于本职工作是大有助益的。

五、现代汉语方言的研究与辨正有利于交流和交往

无论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也无论是何种年代，交流和交往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而在人类的各种交流和交往中，最根本、最普遍的莫过于语言的交流和交往。因此，尽可能多地了解和掌握不同的语言现象，对于交流和交往是很必要的。然而，由于民族的、历史的、地理的等各种复杂的原因，人类不仅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语言种类，即使是同一种语言，也因同样的原因而异彩纷呈、千差万别。汉语也不例外。东北方言、西北方言、粤语、闽语等等就是这种语言现实的具体体现。正因为有这样的语言现实存在，所以，在客观上就造成了人们交流和交往的困难。不同的省区市县甚至仅隔一山一水的一乡一村，音殊词异、言语相左的现象并不少见。因此，了解方言对于人们的社会交流和交往（尤其是普通话普及程度不高的地区的交流和交往）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

六、现代汉语方言的研究与辨正有利于丰富人们的社会知识，开阔人的知识视野，从而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综合素质。

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人类创造了